



接天莲叶



远眺钟山



绿树成荫

赵完璧是玄武湖的“老人”了。今年79岁的他,在玄武湖工作过40年。跟许多南京市民一样,这面湖水在他心中有着特殊的位置。他在这里工作过,在这里约会过,退了休,他依然经常到这里逛逛。这里是公园,也是他的另外一个家。

问他是否希望有一天玄武湖能免费开放,赵完璧毫不犹豫地点头:“不过大家要为这事出把力。玄武湖60%的收益来自动物园,后来动物园迁走了,收益下降了。再后来,环湖路不卖门票了,不少去玩的游客就不掏钱进去了,在湖边坐坐。免费是好事,也要为玄武湖职工考虑一下。”

□ 快报记者 孙兰兰 戎华

玄武湖之恋

一个上海人的玄武湖

在南京生活了56年的赵完璧,上海口音依然清晰。1953年,22岁的赵完璧从苏北滨海调到南京。这一年,他是玄武湖的一个实习生。

落实工作之前,他没有近距离接触过这面湖水,几年前,他在苏州高等农业职业学校念园林专业,园林在当时是个冷门专业,一个班没几个同学。念书时,老师在课上讲,园林专业是一个无烟工业,赵完璧觉得这个概念很抽象。念了四年园林,毕业之后,赵完璧被分配到滨海的一家水厂做办公室助理。

学了四年的专业被搁置一边,让他有些不踏实。能到南京玄武湖做回自己的专业,赵完璧毫不犹豫地来了。到单位报到之后,第一次站在湖面前,赵完璧眼前一亮,那一刻,他将眼前这个漂亮的地方跟常识课本上“风光秀丽的玄武湖”这个词组配了对。

玄武湖让赵完璧在这个城市找到了依赖。1952年,玄武湖有三个洲是对外开放的,门票价格赵老一直记得,三分钱一张。“当时菱洲是不通的,没有路。玄武湖的水面一直延伸到城墙。1952年—1953年,南京市组织了一批义工,把玄武湖里的淤泥挖了出来,填了解放门到菱洲的水面,修筑了台菱堤。”赵老说,玄武湖的第四个洲这才通了路。

做实习生的他,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大家一起种花种树。后来“转正”成了技术员,赵完璧和另外两名技术员一起对玄武湖的花草做一些种植与养护。台菱堤修好,泥土裸露在地表,有些难看。赵完璧跑到种子公司,

买了一些花种回来,“有鸡冠花、风信花,凡是游人到的地方都种上花种”,结果,第二年春天一场雨过后,赵完璧说,很多花一下子都开了,很漂亮。

南京的小学生、中学生,也喜欢到玄武湖来春游、秋游。负责接待孩子们的赵完璧,经常被孩子们“缠”着,解答孩子们的提问,“这是什么树啊”“那是什么花啊”。被问得多了,赵完璧想到了一个点子,给树挂上“身份证”,这个建议得到了领导批准。很快,赵完璧给树木做好了“身份证”,上面是孩子们关心的科普小知识。虽然念的是园林专业,但玄武湖的树木品种实在太多了,赵完璧也有被难住的时候。他就跑到南林大,请教老师。

在赵完璧的眼里,夏天的玄武湖是一年之中最美的。那时候,5000亩的水面,有3000亩长满了荷花,“都是野生的,真如那句诗形容的‘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’。”

1958年的夏天,同学给赵完璧介绍的“对象”小叶从上海来南京玩。赵完璧带着小叶来了自己工作的玄武湖。“那年夏天,荷花开得特别好,我们租了一条小船,一直划到荷花深处。”赵老说,那时野生的鱼类也不少,不少渔民在玄武湖捕鱼。

冬天雪后的玄武湖美吗?赵完璧说,1954年左右,玄武湖曾经发过一次大水,整条湖都给淹了,湖面上的荷花也给淹了,那年,环湖路还没有修筑,湖边的树木也给淹死了不少。第二年的冬天,南京冷得不行,玄武湖一带积雪平均有50—60厘米厚,个别地方积雪有一米多深。“长的竹子差不多都倒了,很多植物都给冻死了。当时有40多个园林工人,大家一起去除雪,摇掉竹子上的积雪,让它站起

来。不过很多竹子没有再站起来。”赵完璧不太喜欢下雪的天气,“玄武湖的雪景是美,但对园林来说,太大的雪就是灾难。”

赵完璧在玄武湖工作了40个年头退休,为了自己心爱的湖,他曾经得罪过人。1990年前后,时任玄武湖总工程师的他,就玄武湖建观光列车的计划,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。“以前,从岸上看湖面,开开宽阔,列车通到玄武湖景区里,很明显破坏了自然景观。而且万一发生安全问题,救援也是个难题。”为这事,他成了玄武湖的“顽固派”,显得不“与时俱进”。但,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,该反对的还是要反对。退休以后,听说观光列车计划还是要上马,赵完璧又找到相关领导传递了反对的声音。

赵完璧今年79岁了,他的家离玄武湖不远。有时,他也去玄武湖散步。50多年前在玄武湖种下的法国梧桐树,最大的一棵两个人都抱不过来。赵完璧没有用自己怀抱去丈量过梧桐树的周长,他有时在树下站上一会,那是他50多年前同样站过的地方。

夏天里的恋爱胜地

张伟海的钱包里一直放着一张与爱人的合影。照片是1979年的秋天,在玄武湖拍的,已经有20年了。这里是她偶遇妻子的地方,也是他们恋爱的“老地方”。

周五晚上7点钟,张先生搁了饭碗,拎上小收音机,就下楼推他的老“凤凰”自行车。妻子胡女士关门的时候,朝着他下楼的身影,喊了一句:“过马路当心。”

早几年,赚够了生活本钱,张伟海就慢慢退出了生

意场。他在马台街买了一间小铺子,出租给了别人。其他的时间,用他的话说,“乐得清闲”。车骑到玄武门,老张锁了车,将车篓子里的收音机拎了起来,他远远地看见了最近固定接头的三个玩友。

老周在几个人中,年纪最长。今天他带来了一个茶壶,据说是儿子孝敬的。走两步啜一口茶,“帮助消化”,老周爱开玩笑,用有点“嗲”的口气,学了一回电视里的广告词。其他三人是小贩。

沿着环湖路走,这个季节,没走两步就看到一对搂抱在一起的情侣。对于夏天这样的场景,四个老男人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老周突然打趣起老张,“瞧,你当年也是这么骗到小胡的吧。”老张摆手:“我们那时单纯哪,夏天从家里拿把扇子一路摇到玄武湖,到了找个空旷的地方,坐下来继续摇扇子。我们注重‘精神交流’。”一句“精神交流”,又惹得笑声一片。

散步到解放门那儿,四人找了一处光亮的路灯。摊开带来的象棋,开始搏杀。两两对局,试图分出个甲乙丙丁。

黄女士的家在台城花园,只要有空,她就到玄武湖来溜达溜达。“早上晨练的人很多,有甩胳膊的,有跑步的。有一年冬天,下了夜班,已经一点多了,我竟然看到一个男的半裸着在湖边跑步。难道半夜的空气更新鲜?”黄女士说,这是她在玄武湖碰到最特别的事。

夏天的玄武湖,一直是南京人眼里的恋爱胜地。“夏天总能看到一对一对的。有放孔明灯的,有在湖边唱露天卡拉OK的,特别热闹。”不过,让黄女士有些遗憾的是,这几年,湖四周的房子越盖越高,视线没有过去好了。

一处低洼积水的湖泊。

消失200余年

玄武湖在历史上几经变迁,最大一次是在公元1076年,北宋王安石实行新政,将“湖水泄入长江,辟田供贫民耕种”,致使玄武湖从南京地表消失200余年。直至公元1343年,为解决南京城北水患,才重新恢复玄武湖,但湖水面积大大缩小。

玄武湖公园有望免费开放

1909年8月,两江总督在南京的明城墙上又开筑了一座城门,这座城门沟通的不是城里城外,而是透出一片湖光山色的美景。从此,城墙那边自古就被皇家贵族圈为私家园林的玄武湖,成为平头百姓都可以前去游玩的公园。这也是南京最古老的公园。

昨天,记者了解到一个好消息,有关部门正在做玄武湖免费开放的前期调研工作,这也就意味着100年前开始姓“公”的玄武湖,将离百姓更近,有望免费开放。

100年前,玄武湖从“私”走向“公”

明代的十三城门其实没有这个门,到了清代才开筑的,而且它的原名叫丰润门,后来是因为玄武湖才得名的。”南京市园林副局长赵永艳有着很深的玄武湖情结。他曾在这个公园呆了十年,对公园历史非常熟悉。

赵永艳说,玄武湖成为真正的湖泊就有近两千年的历史。它古称桑泊,湖水来自钟山北麓;三国时吴王孙权引水入宫苑后湖,这才初具湖泊的形态。六朝时,这里成为封建帝王的游乐之地,湖边曾设上林苑、乐游苑、华林苑等。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,在梁洲建黄册库,作为政府贮藏全国户口赋役总册的库房禁地,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进入。一湖美景深锁于此,与世隔绝。

直到1909年8月19日,清政府要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举办“南洋劝业会”,为方便中外宾客游览玄武湖,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人骏在明城墙上开了单孔拱券的城门。因为他是河北丰润县人,因此该门取名为“丰润门”。1928年4月,国民政府因南京众多城门名称带有帝制时代的特征,与民国首都地位不符,于是“丰润门”改成了“玄武门”。丰润门打开之日,深锁多年的美景透出来,玄武湖终于成为百姓可以游玩的公园。

免费开放的前期调研已经启动

昨天,在关于玄武湖景区环境综合整治的新闻发布会上,一句话引起记者兴趣:环境整治工程完成后,根据还湖于民的原则,将向市民开放更多的绿地和水面,让玄武湖公园成为城市公共休闲之地。

据了解,从1909年起,玄武湖公园向市民开放之日,就是收费公园;2002年10月1日起,9.5公里的环湖路开始免费开放,成为市民晨练休闲的好去处。“开放更多的绿地和水面”,这是否意味着除了环湖路,公园里也将有更多的地方向市民免费开放,甚至整个公园都敞开大门?

南京市园林局有关人士透露:其实玄武湖公园免费开放的前期调研工作已经启动。“涉及到很多方面,比如免费开放后绿化管养模式的问题、治安管理的问题、公共设施维护的问题等等。”该人士表示,这些问题研究到位了,一定会适时开放。

二,认为玄武湖本身就是由地壳构造运动中下陷形成的天然湖泊,理由有三。一、玄武湖的形状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不像半月形牛轭;二、湖底的地层构造、沉积层等均与长江河床不一致;三、玄武湖北有小红山,南有九华山(覆舟山),东有钟山,均为山岭所限,古长江不可能从那里流过。目前学术界多数人认可第二种解释。地质学家经过对湖畔地质、地貌特征的周密研究,又分析了湖底打出来的岩心样品以后

发现:原来,沿紫金山北坡经富贵山、九华山、北极阁诸山的北麓,曾有一条发生在几千万年甚至一亿多年以前的古老而较大的断层,而位于玄武湖以北的小红山南麓,也有一条呈东西向延展的较小断层,就好像在南京城北的大地上砍过两刀,两刀之间的中生代沉积地层曾发生过地堑式的整体下陷,再加上“刀痕”所经之处,岩石较为软弱,极易风化,在经历了千百万年的长期风化侵蚀以后,渐渐被溶蚀成

